

閱讀司馬懿---老師讀《通鑑》之四

司馬懿，這個名字我們並不陌生，但也不很熟悉，他似乎是與曹操齊名的歷史人物。一方面，他們兩人事跡有相同之處，雖未篡位自立，但已牢牢掌握權勢，為子孫的竊取大位做好準備；另一方面，大家可能記得羯人石勒那句雄爽豪邁的話：「大丈夫行事當礮礮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終不能如曹孟德、司馬仲達父子，欺他孤兒寡婦，狐媚以取天下也。」把他二人置於一處。但是，司馬懿終究是比不上曹操的，面對的問題不如曹操之難，建立的功業不如曹操之大，而曹操在文學上的成就與影響，更不是司馬懿所能比擬。不過，司馬懿也不是一個不值一談的等閒之輩，我們多少應該有點認識。

我們如何藉由閱讀來認識司馬懿呢？讀《晉書》的第一篇〈宣帝紀〉，固然可以得知司馬懿的一生，只是讀些他做了什麼，說了什麼，並不能與當時的情勢結合起來，不大能夠了解他所做所為的意義為何；再者，從體例上說，這些記載總會有些不實的好話，是不能免於溢美之嫌的。那麼，看《三國志》和《晉書》有關部份如何？當然很好，只是份量可觀之外，要想釐清情勢發展的脈絡，看到事件演變的關鍵，更需要花一番功夫，我們有這些時間精力嗎？。所以，最好的方法，還是打開編年體的《資治通鑑》，閱讀從司馬懿出場到去世的篇章。

怎麼讀？一頁一頁地讀，把有司馬懿的地方用筆劃線，作成記號，讀完一遍，再把劃線記號部份重讀一次，這只是閱讀之時的基本功夫，是非做不可的，可以不談。這裡我想介紹一種前人的閱讀方法，看看人家是怎麼「讀」《通鑑》，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發與參考，而這位前人就是註《通鑑》的胡三省。胡三省在司馬懿與諸葛亮對峙之時，以及與曹爽進行決死鬥爭之時，寫下的註釋較多，我想舉這兩方面的胡註為例，看看他的方法有那些特點，並作一點簡單的討論。

魏明帝太和元年，西元二二七年，諸葛亮上〈出師表〉，次年揮軍出征，這就是《通鑑》記述中飽受抨擊的首次「諸葛亮入寇」。這時，諸葛亮手下大將魏延建議派他帶精兵五千，從褒中出，直撲長安；諸葛亮率軍從斜谷來，可以一舉而攻佔關中。諸葛亮認為這個策略過於危險，不如先取隴右，沒有採用魏延的計策。在這段敘述之後，胡三省寫了一條較長的註釋：「由今觀之，皆以為亮不用延計為怯。凡兵之動，知敵之主，知敵之將。亮之不用延計者，知魏主之明略，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。亮欲平取隴右，且不獲如志，況欲乘險僥倖，盡定咸陽以西邪！」這裡可以看出，胡三省心中，司馬懿是善於用兵之人，特別是平定孟達的叛變，判斷準確，動手神速，正是在這一年的年初，必然讓胡三省留下深刻印象。

明帝太和五年，西元二三一年，二月，諸葛亮又帥軍「入寇」，圍祁山。司馬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，餘軍西救祁山，張郃建議分兵駐於重地，司馬懿不採，他認為分兵將會招致挫敗，就如同漢高之時，楚軍三分，遂為黥布所敗。胡三省

在這段話之後，寫道：「觀懿此言，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。」諸葛亮留兵攻祁山，自帥兵攻向司馬懿，遇於上邽之東。司馬懿依險不戰，諸葛亮退兵；司馬懿跟隨其後，到達鹵城。張郃認為，大軍可駐於此地，再奇兵繞出蜀軍的後方；而不是像這樣只是跟著諸葛亮，又不敢作戰，這是大失人心的作法。司馬懿不納，仍然是緊跟諸葛亮，跟上了就登山掘營，不肯作戰。司馬懿手下的將領就說，你怕蜀漢，好像怕老虎一樣，天下人都覺得好笑啊！司馬懿很不舒服。在這段之後，胡三省寫了如下的按語：「懿實畏亮，又以張郃嘗再拒亮，名震隴右，不欲從其計，及進又不敢戰，情見勢屈，為諸將所笑。」胡三省雖然在說明司馬懿何以為諸將所笑，但也透露出自己對司馬懿的看法，那就是他十分畏懼諸葛亮，不敢與之作戰，也就陷入相當尷尬的狀況。六月，諸葛亮以糧盡退兵，司馬懿命張郃追擊，蜀軍乘高設伏，張郃中箭身死。

明帝青龍二年，西元二三年，二月，諸葛亮帥軍十萬由斜谷「入寇」，并約吳人同時大舉。司馬懿率軍對抗，他說，如果諸葛亮從武功出動，依山勢向東進攻，就讓人擔心；如果西上五丈原，諸將就沒什麼事了。諸葛亮果然如他所料出屯五丈原。八月，諸葛亮與司馬懿已經相對抗了好一段時間，司馬懿就是不出動，諸葛亮讓人送婦女的的首飾衣服給司馬懿，向司馬懿挑戰，司馬懿還是不出戰。諸葛亮的使者到司馬懿的軍中，司馬懿只問諸葛亮吃得多不多，睡得好不好，事情忙不忙等等，而不問軍中的情況。胡三省接著寫下：「懿所憚者亮也，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，以覘壽命之久近耳，戎事何必問耶！」就在這個月，諸葛亮卒於軍中，蜀軍退出五丈原。司馬懿知道了，出兵追擊；蜀軍調轉頭來，司馬懿立即退回，不敢進攻，蜀軍從容離去。於是，百姓中就出現了「死諸葛走生仲達」這句諺語。胡三省註：「司馬懿字仲達。以當時百姓之諺觀之，時人之於孔明何如也！」司馬懿聽說了，笑笑說道：「我只能料及生人，我沒法料及死人。」司馬懿看了諸葛亮軍隊屯駐的營壘處所，十分佩服，說真是天下的奇才啊！胡三省讀到這裡，想到的是：「懿按行其營壘處所，以為天下奇才。觀此，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，而力不能制，姑為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。」

以上所錄胡三省的話語，不是他在註《通鑑》中最負盛名的地理、官制的考訂，也不是他自己頗為喜歡的博物、典制的說明；而是他在閱讀之時，心中萌現的一些想法和感受，也就不吝惜，不猶豫地寫了下來。這些話語讓我們看到了胡三省讀《通鑑》，是進入時代的情景裡，更是進入人們的內心裡，非但進入司馬懿的心裡，也藉由諺語的出現，進入「時人」的心裡。如果我要問，如何在閱讀之時，能夠認識到時代的情景，體會到人們的內心裡，做到像胡三省這樣？答案或許是，我們必須發揮「歷史的想像」，我們不只是用眼睛看，用嘴巴讀，更要用用心去想像、去感受，要透過文字的表面記述，去挖掘文字蘊涵的深層意味。胡三省讀《通鑑》，感到司馬懿是一位善於用兵之人，有一定的能力，但比起諸葛亮，則又有一定的距離；所以，他始終是害怕諸葛亮，同時也是十分佩服諸葛亮。歷史的想像，不能用「科學」的辦法來規範，那是屬於「藝術」的範圍，是需要一點「靈心善感」的。

魏明帝死於景初三年，西元二三九年，司馬懿與曹爽奉遺詔輔政。曹爽是曹真之子，輩份較司馬懿為低。輔政之初，曹爽對司馬懿這位官高年老的前輩十分恭敬，每件事都去請教，不敢專斷。胡三省讀到這段記載，寫下：「或問爽能守此而不變，可以免魏室之禍否？曰：貓鼠不可以同穴，使爽能奉此而行之，亦終為懿所啖食耳。」沒多久，曹爽只維持表面的禮貌，實際事務就不大去請教司馬懿了，而且還把重要職位換了自己的親信，有些朝中的官員，像是傅嘏、盧毓、孫禮等深感不滿，有所批評，他們不是遭受打壓，就是貶出朝廷。胡三省也寫下了閱讀的感想：「傅嘏、盧毓、孫禮所以不合於曹爽者，其心未背曹氏也；及其合於司馬懿，則事不可言矣，三子者，豈本心所欲哉？勢有必至，事有固然也。」

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，西元二四一年，吳人出兵北伐，魏將王淩、孫禮擊敗吳將全琮，司馬懿督軍救樊城，吳軍乘夜遁去。同年，鄧艾在司馬懿的支持下，屯田淮上，成效甚著。正始四年，曹爽手下為了要讓曹爽立威名於天下，勸他伐蜀，司馬懿反對，曹爽不聽，執意攻蜀。曹爽進入漢中，被阻，經司馬懿提醒，引軍退還，退軍時遭到蜀軍居高臨下的夾擊，驚險萬分，勉強退出，損失慘重。正始八年，曹爽集團已徹底掌握朝政，屢次更改制度，完全不再理會司馬懿。五月，司馬懿以身體不好為理由，不再參預政事。胡三省註：「為司馬懿誅除曹爽等張本。」次年，冀州刺史孫禮因為清河、平原爭界，曹爽偏袒清河，不肯用公平的方法處理，他據理力爭，遭到嚴厲處罰，並調到并州作刺史。孫禮極為生氣，去見司馬懿，一臉怒容，一語不發。司馬懿說，你覺得并州刺史太差，還是為了爭界事情生氣？胡三省註：「魏并州統太原、上黨、西河、雁門、新興。冀州大於諸州，并州遠接荒外，懿多權術，以此言擿發禮耳。」孫禮說，您說得不對，我從來不會為了官位著想，我只想您可以像伊尹、太公一樣輔佐朝廷，建立一番功業。今天政事紊亂，社會不安，這才是我很生氣的原因。說完，就哭了起來，司馬懿說，不要哭，要忍不可忍。胡三省註：「至此，禮入懿數中矣。」這年冬天，曹爽心腹李勝出任荊州刺史，李勝向司馬懿辭行。司馬懿由兩個婢女扶持，穿衣服時，衣服掉落地上；口渴要喝粥，卻喝不進嘴裡，大都流在胸前；而且話都聽不懂，荊州和并州都分不清，還一直以為李勝要去當并州刺史呢。李勝回來向曹爽報告，說司馬懿只有軀殼，形神都不在了，不再需要擔心了；又說，看他的那個樣子，多少也讓人感到難過。於是，曹爽等人也就不再提防司馬懿了。而司馬懿卻暗中與兒子中護軍司馬師、散騎常侍司馬昭商量殺曹爽的事。胡三省註：「懿雖稱疾，先已置二子於要地矣。」

次年，也就是嘉平元年，西元二四九年，發生了決定性的一場政變。曹爽陪皇帝去謁高平陵，司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控制洛陽，用太后的名義下令免除曹爽等人的官職。同時佔據了武庫，就是軍器庫，並將軍隊布置在各要衝之地。然後派人去與曹爽談判，派去的是陳群的兒子陳泰，以及曹爽最親信的殿中校尉尹大目，雙方說好只是免官而已，並以洛水為誓。儘管曹爽手下有「智囊」之譽的桓範堅決反對，認為只有號召勤王，與司馬懿決戰，是惟一的生路。但曹爽卻以「我亦不失作富家翁」的理由，接受了司馬懿的條件。桓範很清楚，這是不可

能的事，只能很感慨地說，曹真是一個很不錯的人物，怎麼兒子是小豬呢！你們等著滅族吧！當然，曹爽親信在這次政變後，不但失去權勢，而且都遭到滅族的下場。

嘉平三年，西元二五一年，揚州刺史王凌有廢立的意圖，司馬懿親自征討，先下赦令，赦免王凌之罪，再寫信勸諭，乘其不備，大軍掩至。王凌自知不敵，只有投降、謝罪，王凌以為既然已獲赦免，加上過去與司馬懿關係不錯，以為可以沒事，一再求見，司馬懿不理；王凌問司馬懿要釘棺材的釘子，司馬懿就給他了。胡三省註：「給棺釘者，示之以必死。」王凌走到項，飲藥自殺。

同年八月，司馬懿死。胡三省註：「史以懿死為王凌之祟，信乎？儻其果能然，固忠勇之鬼也。通鑑不語怪，今著之，以示為人臣者。」王凌之祟，指何而言？《三國志》裴松之註引干寶〈晉紀〉曰：「凌到項，見賈逵祠在水側，凌呼曰：『賈梁道，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，唯爾有神知之。』其年八月，太傅有疾，夢凌、逵為厲，遂薨。」即此事。

胡三省在這裡問了幾個問題，很值得我們注意。閱讀之時，提出問題，表示不只是在思考、在想像，而且是在探索、在追究。問問題，不是說這裡是這樣嗎？是那樣嗎？就算是提問了，而是有一些基本的要求。諸如，所問的問題應有其意義，同時也能對這個問題作出不錯的回答。一面閱讀，一面提問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能做到這一點，表示除了要有很好的思考能力外，對內容的熟悉也是不可少的要件。

胡三省問的第一個問題，是一個「如果」的問題：如果曹爽一直對司馬懿恭恭敬敬，事事請教，魏室可以維持嗎？「如果」的問題，意義不大；因為曹爽大權在握，親信各據要津，實在沒有一直對司馬懿恭恭敬敬，事必請示的可能。不過，我們看到這個問題卻能引起一個不是毫無意義的答案。胡三省把司馬懿比作貓，把他視為一個具有輕柔、敏銳和陰險這些性格特點的人物。我們看看胡三省註語中要讀者注意的地方，大都是司馬懿為了打倒曹爽，表面無所事事，卻在暗中作了各種的布置，無非不是陰柔性格的表現。我們可以說，把司馬懿比作貓，把曹爽比作鼠，藉以說明曹爽能力低淺，根本不是司馬懿的對手，只有被玩弄、被吞噬的份。這樣的描述，除了形象十分生動，是不是也可以說是一個頗為深刻的見解呢？

第二個問題，問到傅嘏、盧毓、孫禮等人心裡在想什麼？他們看不慣曹爽的作風，也不喜歡曹爽心腹何晏、丁謐等人崇尚清談的學說，當然是司馬懿拉攏的對象。但是，他們內心反對曹魏政權嗎？他們會參加司馬懿的反曹集團嗎？胡三省認為不會，他們儘管對曹爽以及當權者不滿，卻沒有背叛朝廷的意圖，與司馬懿很不一樣；但後來與司馬氏相結合，成為反對曹爽的重要力量，又該怎麼說呢？胡三省的回答是，這是時勢發展和事情演變的必然結果。胡三省雖然沒有多作說明，我們還是可以順著這條線索，繼續思考。胡三省的意思不外是，曹爽驕奢無度，手下處事無方，使得有意效命朝廷的賢能之士無所施展，眼看朝政日壞，只有投入反對者的陣營。傅嘏等人之與司馬懿相結，充滿著無奈與不得已，並不是

出於敬佩和尊崇，司馬懿在這些人心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第三個問題，問一個《通鑑》不載的故事是否可以相信？這是一個荒誕不經的鬼怪故事，從歷史上看，當然不可相信。可是，胡三省似乎覺得此事不見於載籍，好像有一點可惜，有一點遺憾，所以特別將它提出來，並且略略說到這是一個表彰忠勇的故事，也有其意義可言。胡三省把一個他自己並不真正相信確有其事的鬼故事寫在註釋之中，多少反映了他對司馬懿的總結看法，認為司馬懿是一個應該受到報應的亂臣賊子。胡三省肯定司馬懿的能力，深知他必能擊敗政敵，掌握大權，得到最後的成功；那是由於他善用權謀，手段高強，為了一己之私，狐媚以取天下。但是，胡三省最後要說的，則是司馬懿的所做所為，是從政士人最不可以學習的負面教材，是對司馬懿歷史地位的全面否定。

宋末的胡三省離我們已經久遠，他的看法有其時代的因素，我們不必同意。不過，胡三省閱讀《通鑑》之時，非但想像深入，體會細心，甚且提出問題，做出解答，卻很值得我們參考與學習。我們閱讀典籍的時候，若能儘量去問一個有意義的問題，同時也能給予一個讓自己滿意的答案，一定可以得到很多閱讀的樂趣，同時也可以得到不少思考的益處。

本文刊載於《歷史月刊》第 211 期（2005 年 7 月號），頁 104-108。

亦載於《讀書》2005 年 10 月號，頁 87-92。